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四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二十四

起太元元年
盡太元七年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中

元太元元年

秦苻堅建元十
二年是歲代亡

春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皇太后下

詔歸政復稱崇德太后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始臨朝以會稽內

史郗愔為鎮軍大將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

浙江東五郡謂
會稽東陽處海

永嘉新
安也

徐州刺史桓沖為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諸軍

事豫江之六郡謂豫州之歷陽淮南
廬江安豐襄城及江州之尋陽也

自京口徙鎮姑孰謝安欲以

王蘊爲方伯故先解沖徐州乙卯加謝安中書監錄尚書事 是
月秦高陵縣民穿井得龜大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字秦王堅
命作池養之後死藏其骨于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
之出也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順命秦庭卽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
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 二月辛卯秦王堅下詔
曰朕聞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士斯言何其驗也往得丞相常謂
帝王易爲自丞相違世鬚髮中白每一念之不覺酸慟今天下旣
無丞相或政教淪替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苦 三月秦
兵寇南鄉拔之山巒二萬戶降秦 自春秋之時伊洛以南巴邛漢
河以北大山長谷皆蠻居之文
公十六年庸人李蓋蠻以叛楚庸則漢之上庸縣也哀公四年楚
人麇梁及霍以圖蠻氏執蠻子赤梁則漢河南之梁縣也則梁縣
南之霍陽山也漢帝用巴僉蠻以定三秦則板眉蠻縣也後漢祭
遵攻新城蠻柏華蠻破黃陽蠻則春秋蠻氏之聚落也其後又有

至隆南郡望江夏黃陂縣以西中盧氏城之西山 夏五月癸丑
皆蠻居之所謂山蠻也宋齊以後謂之雍州蠻

地震 甲寅大赦 涼州白張天錫嗣位之後災異屢見姑臧北

山楊樹生松葉西苑北鹿生角東苑銅佛生毛延興地震陷裂水

出西平地震五十日又火然于地中三十餘所而天錫荒淫不已

好遊宴園池校書祭酒索商上書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

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

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汙之吏逢飈風

則惡克狻之徒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其辭辭拒

諫如此初天錫之殺張邕也劉肅及安定梁景皆有功事見一百一卷穆帝

五年升平二人由是有寵賜姓張氏以其子爲己子使預政事天錫荒

於酒色不親庶務黜世子大懷而立嬖妾之子大豫以焦氏爲左

夫人人情憤怨從弟從事中郎憲與楓切諫不聽秦王堅聞之下

詔曰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苟

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西河河水

源酒泉張掖郡南武向警那聞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

王命卽進師撲討是時秦步騎十三萬軍司段鏗謂周虓曰以此

眾戰誰能敵之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考異曰虓傳曰呂光征

十萬旌旗數百里問虓曰版厚力何如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

按建元十八年二月虓謀反徙朔方十九年正月呂光發長安故

知在伐涼州時今堅又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

史王統帥三州之眾爲苟萇後繼秋七月間負梁殊至姑臧張天

錫會官屬謀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從秦兵必至將若之何

禁中錄事席劭曰仿音力以愛子爲質賂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

徐爲之計此屈伸之術也眾皆怒曰吾世事晉朝忠節著於海內
今一旦委身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四天險百年無虞若
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錫
懷秋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使謂閭負梁殊曰君欲生歸乎
死歸乎殊等辭氣不屈天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
不中不與我同心者也其母嚴氏泣曰秦王以一州之地橫制天
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甞行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
以葭爾一隅抗衡大國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不聽使龍驤
將軍馬建帥眾二萬拒秦秦人聞天錫殺閭負梁殊八月梁熙姚
萇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攻涼驍烈將軍梁濟于河會城降之五
志允吾縣有清石津山水皆注皇河至允吾與大河會者清
石津在青巖山之汴河會城在二河之會與○允吾音沿衙甲申

苟萇濟白石城津

關壘曰石城津在金城西北

與梁熙等會攻漚縮城拔之馬

建懼自楊非退屯清塞

水經注逆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東南流逕街亭城南又東南逕楊非亭北又東南

逕武城西北載記楊非在支陽東北三百餘里

天錫又遣征東將軍雷據帥眾三萬軍

於洪池天錫自將餘眾五萬軍於金昌城

金昌城在赤岸西北

安西將軍敦

煌宋皓言於天錫曰臣查察人事夜觀天文秦兵不可敵也不如

降之天錫怒貶皓為宣威護軍廣武太守辛章曰

張寔分金城之令居校場置廣

武郡宋白曰蘭州廣武縣本漢枝陽縣地張駿分置與置廣武郡

馬建出於行陳必不為國家用

苟萇使姚萇帥甲士三千為前驅庚寅馬建帥萬人迎降餘兵皆

散走辛卯苟萇及常據戰于洪池據兵敗馬為亂兵所殺其屬董

儒授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入將禁旅十總死兵寵

任極矣今卒困于此此吾之死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帳免胄西向

稽首伏劍而死秦兵殺軍司席仇癸已秦兵入清塞天錫遣司兵

趙充哲帥眾拒之秦兵與充哲戰于赤岸大破之

水經注渭水自左南而東注赤

岸北亦謂之河夾岸秦州記曰抱罕有河夾岸

俘斬三萬八千級充哲死天錫出城自戰

城內又叛天錫與數千騎奔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天錫素車

白馬面縛輿櫬降于軍門苟萇釋縛焚櫬送于長安

惠帝永元元年張軌自涼

州刺史遂有涼土共

九主七十六年而亡涼州郡縣悉降于秦張駿初立時涼州謠曰

劉新婦簸米石新婦炊殺羝蕩滌簸張兒張兒食之口正披解者

謂劉曜石虎竝來伐涼不克至堅而降之也九月秦王堅以梁熙

為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餘皆按堵如故封

大錫為歸義侯拜北部尚書

秦置北部尚書以掌北蕃問考北初部尚書十六國春秋作北部尚書

秦兵之出也先為天錫築第于長安至則居之以天錫晉興太守

隴西彭和正為黃門侍郎治中從事武興蘇膺敦煌太守張烈為

尚書郎爾正十六國春秋蘇膺下有為字謂以蘇膺為敦煌太守也今以上下文義觀之還是以蘇膺及張烈同為尚書郎

故仍依通鑑原文西平太守金城趙凝為金城太守高昌楊幹為高昌太

守高昌漢車師之高昌壁也張氏始置郡後為高昌國唐以其地置西州餘皆隨才擢敘梁熙清儉

愛民河右安之以天錫武威太守敦煌索泮為別駕宋皓為主簿

西平郭護起兵攻秦熙以皓為折衝將軍討平之桓冲聞秦攻涼

州遣兗州刺史朱序江州刺史桓石秀與荊州督護桓熙遊軍河

漢為涼州聲援又遣豫州刺史桓伊帥眾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

泛舟淮泗欲撓秦以救涼聞涼州敗沒皆罷兵初哀帝減田租

畝收二升見一百一卷至是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米

三斛蠲在役之身冬十月移淮北民於淮南畏秦移為淮南計也劉衛

辰爲代所逼求救於秦秦王堅以幽州刺史行唐公洛爲北討大都督帥幽募兵十萬擊代使并州刺史俱難鎮軍將軍鄧羌尙書趙遷御史中丞李柔前將軍朱彤前禁將軍張蚝右禁將軍郭慶帥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以衛辰爲鄉導洛替之弟也苻萇之伐涼州也遣揚武將軍馬暉建武將軍杜周帥八千騎西出恩宿邀張天錫走路期會姑臧暉等行澤中值水失期於法應斬有司奏徵下獄秦王堅曰水春冬耗竭秋夏盛漲此乃苻萇量事失宜非暉等罪今天下方有事宜宥過責功命暉等同赴北軍繫索虜以自贖眾咸以爲萬里召將非所以應速堅曰暉等喜於免死不可以常事疑也暉等果倍道疾驅遂及東軍十一月己巳朔日有食之代王什翼健使白部獨孤部南禦秦

兵皆不勝

鮮卑有白部後漢時鮮卑居白山者最為強盛後因曰白部令狐德棻曰魏時之初三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

與魏俱起為部落

大人遂為獨廣部

又使兩部大人劉庫仁將十萬騎禦之庫仁者

衛辰之族什翼犍之甥也與秦兵戰于石子嶺

石子嶺當雲中盛樂西南新唐書曰

自夏州北渡烏水一百二十里至可朱渾水源又百餘里至石子嶺

庫仁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

乃帥諸部奔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鈔不得芻牧什翼

捷復渡漠南聞秦兵稍退十二月什翼犍還雲中初什翼犍分國

之半以授弟孤

事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四年

孤卒子斤失職怨望世子寔及弟

翰早卒寔子珪尚幼寔容妃之子闕婆壽鳩紇根地干力真窟咄

皆長

什翼犍妻燕女為妃見九十六卷咸康四年

繼嗣未定時秦兵尚在君子津

水

河水南入雲中橫陵縣西北又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河水于二縣之間濟有君子之名鄴道元註曰昔漢桓帝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人賈贛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日子封冠之度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骸無處

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謂子者曰諸子任
君子也卽名其津爲君子津在雲中城內而二百里

夜執兵警備斤因說什翼犍之庶長子寔君曰王將立慕容妃之
子欲先殺汝故頃來諸子每夜戎服以兵繞廬帳伺便將發耳寔
君信之遂殺諸弟并弑什翼犍什翼犍性寬厚智勇仁恕死非其
命國人思之是夜諸子婦及部人奔告秦軍秦李柔張蚝勒兵趨
雲中部眾逃潰國中大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訥野干之子
也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狀對堅曰天下
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珪於長安鳳固
請曰代王初亡羣下叛散遺孫冲幼莫相統攝其別部大人劉庫
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劉衛辰本匈奴鐵弗種皆不可獨任宜分
諸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敢先發俟其孫

稍長引而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子孫孫永
為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民為二部自河
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各拜官爵使統其眾初拓拔珪母
賀氏因遷徙遊于雲澤既而寢息夢日出室內寤而見光自牖屬
天歛然有感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珪于參合陂其夜復
有光明體倍重于常見明年有榆生于埋胞之坎後遂成林弱而
能言目有光曜廣額大耳眾咸異之及是賀氏以珪歸獨孤部與
前部大人長孫嵩拓拔鬱律生二子長曰沙莫雄次曰什翼健沙
莫雄為前部大人後改名仁莫為拔拔氏生嵩
並武以嵩宗室之
長改為長孫氏
元化等皆依庫仁遷行唐公洛以什翼健子窟
咄年長遷之長安堅使窟咄入太學讀書下詔曰張天錫承祖父
之資藉百年之業擅命河右叛換偏隅鄒康成曰叛換猶跋扈也
也轉書曰叛換武也索

頭世跨朔北中分區域東賓穢貊西引烏孫控弦百萬虎視雲中
爰命兩師分討黠虜役不淹歲窮殄二兇倖降百萬關土九千五
帝之所未寶周漢之所未至莫不重譯來王懷風率職有司可速
班功授爵戎士悉復之五歲賜爵三級於是加行唐公洛征北將
軍以鄧羌爲并州刺史陽平國常侍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秦恃
其疆大務勝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殣相望兵疲
於外民困於內危亡近矣冠軍叔仁智度英拔必能恢復燕祚慕容垂爲冠軍將軍紹之叔父也叔仁垂字也吾屬但當愛身以待時耳初秦人旣克
涼州議討西陲氏羌西陲西邊也秦王堅曰彼種落雜居不相統壹不
能爲中國大患宜先撫諭征其租稅若不從命然後討之乃使殿
中將軍張旬前行宣慰庭中將軍魏曷飛帥騎二萬七千隨之曷

老武太元元年

飛忿其恃險不服縱兵擊之大掠而歸堅怒其違命鞭之二百斬
前鋒督護儲安以謝氏羌氏羌大悅降附貢獻者八萬三千餘落
雍州士族先因亂流寓河西者皆聽還本劉庫仁招撫離散恩信
甚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
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秦王堅賞其功加廣
武將軍給麾幢鼓蓋劉衛辰恥在庫仁之下殺秦五原太守而叛
五原漢郡也魏晉省棄其地于荒
外秦復置郡附唐為豐樂二州 庫仁擊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
北千餘里獲其妻子又西擊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
桑乾
魏代郡晉省拓拔後置桑乾郡唐屬朔州善陽縣界
魏收志拓拔力微時次南諸部有庫狄部後改為狄氏 久之堅以
衛辰為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
代來城在北河西蓋秦
者居此 是歲乞伏司繁卒國仁立

丁太元二年

秦苻堅建元十三年

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貢於秦

新羅弁韓苗裔也居漢樂浪地杜佑曰新羅本辰韓種魏時爲新羅國晉宋曰新羅其國在百濟東南五百餘里兼有扶沮不耐韓

地趙故將作功曹熊邕屢爲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

邕爲將作長史領將作丞大脩舟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募

容農私言於慕容皝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頽靡今又重

之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有驗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

天意時不可失皝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覆垂第二子也年九歲

問太史令黃泓曰俗稱參辰相見萬入相食何也泓曰昔高辛氏

有二子長曰閼伯次曰實沈日尋干戈自相征討後帝不臧使閼

伯主辰實沈主參別而離之相見則爭故代傳云然農曰星宿者

天之象憎惡者人之情人情豈能主使天象敢問二子之前參辰

云何泓不能對坐甚奇之 桓豁表兖州刺史朱序爲梁州刺史

鎮襄陽 閏三月壬午地震 夏五月丁丑地震 秋七月丁未

以尚書僕射謝安爲司徒安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兖青

五州諸軍事丙辰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桓豁卒豁時譽雖不及

弟沖而甚有器度但遇張寇故功業不建冬十月辛丑以桓沖都

督江荆梁益甯交廣七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以沖子嗣爲江州

刺史又以五兵尚書王蘊都督江南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征西司

馬領南郡相謝元爲兖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嗣少有

清譽與豁子石秀並爲桓氏子姪之冠其在江州莅事簡約修所

住齋應作板橋嗣以弟代之桓沖以蔡人彊盛欲移阻江南

也上明乃上疏曰自中興以來荊州所鎮隨宜迴轉臣亡兄溫以石

此江
南即

虎死經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卽而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
者詭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房陵縣界地名
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
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以北堅壁不戰接會濟江
路去不遠乘其疲蹙撲翦爲易於是自江陵徙鎮上明晉志上明在漢武陵
郡房陵縣界水經注上明城在枝江縣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江沱
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杜佑曰上明卽今江陵
松滋縣西廢大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
城桓冲所築也夏王璠固讓徐州謝安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
遇璠乃受命冲在荊州聞南陽劉驎之名請爲長史驎之不屈冲
乃親到其家驎之手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旣在駕光臨
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于是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

褐與沖言話父使驎之自執壺供賓沖救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暮乃還長沙鄧粲少以高潔著名與驎之同志友善竊不應州郡辟命沖備禮盡恭辟爲別駕粲感其意乃起應命驎之謂之曰卿道廣學深眾所推仰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曰足下可謂有志于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亦可市亦可隱在我不在物驎之無以難驎之字遺民雖冠冕之族信義著于羣小凡廝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造去驎之家百餘里有孤姥病將死嘆唐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驎之聞其言卽爲之殯葬好遊山澤志存遐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一淵水之南有二石園焉一園閉一園開水深廣不得度欲還迷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旣而更詣尋訪終不知處也 初中

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
遊散地常憤邑形于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
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元應詔超聞
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眾舉親元之才足以不負所舉眾咸以爲
不然超曰吾嘗與元其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閒未嘗不得
其任是以知之履以皮爲之
屐以木爲之元慕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
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
畏之 王寅護軍將軍散騎常侍王彪之卒彪之字叔武年二十
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卒時年七十三初謝安欲增修宮室
彪之曰中興之初卽東府爲宮東府在建康
臺城之東殊爲儉陋元明二帝
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蘭臺御史臺也都坐
御史臺官會坐之地殆不

蔽寒暑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爲儉比之初過江則爲侈矣
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耶安曰宮室弊陋後人謂
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脩家緝熙政事乃以修
室屋爲能耶安不能奪其議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 十二月
臨海太守郗超卒超字嘉賓有曠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勝拔善
談論義理精微所交友皆一時美秀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及
死之日貴賤爲誄者四十餘人性好人棲逸有能辭榮拂衣者必
爲之起室宇作器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吝沙門支遁以清談著
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而遁殊重超以爲一時之儔初超辭
于桓氏以父愾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
不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慙爲慚我死之後若大損眠食可呈

此箱不爾創焚之既而惜果哀惋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反
密計惜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咸太元三年

秦苻堅建元十四年

春二月乙巳作新宮帝移居會稽王邸

秦王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丕武
衛將軍苟萇尚書慕容暉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荊州刺史楊安
帥樊鄧之眾爲前鋒征虜將軍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
南陽郡魯陽縣京兆尹慕容垂揚武將軍姚萇帥眾五萬出南鄉領
軍將軍苟池右將軍毛當強弩將軍王顯帥眾四萬出武當會攻
襄陽夏四月秦兵至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以爲虞
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獲
船百餘艘以濟餘眾長樂公丕督諸將攻中城序母韓氏聞秦兵

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爲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
甃城于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眾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
人城桓沖在上明擁眾七萬憚秦兵之彊而不敢進丕欲急攻襄
陽苟萇曰吾眾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
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
功哉丕從之慕容皝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襄陽 秋七月
新宮成辛巳帝入居之謝安欲使王獻之題太極殿榜而難言之
試謂曰魏淩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
橙書之比訖髮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
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甯有此事使其果爾有以知魏德之
不長安遂不之逼獻之發之之子也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

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曰吉人之辭寡嘗夜臥齋中有偷兒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瑣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七八歲時學習義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義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謝安嘗問君書何如君家尊荅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荅曰外人那得知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而獻之遊歷既畢劾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僮耳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又嘗遊會稽云從陰山道上行山川自相映

發使人接應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微之亦卓犖不羈吳中
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
請坐微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微之更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嘗
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微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
無此君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壁皓然獨自酌酒詠左
思招隱詩忽憶戴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
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微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
耶 秦兗州刺史彭超請攻沛郡太守戴逵於彭城且曰願更遣
重將攻淮南諸城爲征南基劫之勢 征南謂持不也時督諸軍攻
其陽基劫者以其勢險兵勢
也則擊其左取之謂之功 東西竝進丹楊不足平也秦王堅從
之使都督東討諸軍事後將軍俱難右禁將軍毛盛洛州刺史邵

係帥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淮陰盱眙前漢並屬臨淮郡後漢置以淮陰屬廣陵超越之弟

係羌之從弟也部羌見一百一卷八月彭超攻彭城詔右將軍毛

穆之師眾五萬鎮姑孰以禦秦兵秦梁州刺史韋鍾國魏興太

守吉挹于西城搃郎之孫也杜佑曰金州西城縣南九里吉九

月秦王堅與羣臣飲酒以秘書監朱彤為正正酒人以極醉為限

秘書侍郎趙整作酒德之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天女志曰軒轅右角南二

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此曰天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

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又曰獲黍西秦採麥東齊春封夏發

鼻納心迷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為酒戒自是宴羣臣禮飲而已禮

待君宴不秦涼州刺史梁熙遣使入西域揚秦威德冬十月大

宛獻汗血馬朱鬣五色鳳騰麟身秦王堅曰吾常慕漢文帝之為

孝武太元三年

人用千里馬何爲命羣臣作止馬之詩而反之 巴西人趙寶起
兵涼州自稱晉西蠻校尉巴郡太守 秦豫州刺史北海公重鎮
洛陽謀反秦王堅曰長史呂光忠正必不與之同卽命光收重檻
車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重洛之兄也 十二月秦御史中丞李
柔劾秦長樂公丕等擁眾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
徵下廷尉秦王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
虛返其特原之令以成功贖罪使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
賜丕劒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復持面見吾也 周虓在秦密
與桓沖書言秦陰計又逃奔漢中爲追騎所獲左右皆請殺之堅
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憚死乎殺之適足以成其名耳赦而不
問 是歲天鼓鳴

己卯太元四年

秦苻堅建元十三年

春正月辛酉大赦

秦長樂公不等得詔

惶恐乃命諸軍并力攻襄陽秦王堅欲自將攻襄陽詔陽平公融

以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梁熙以河西之兵為後繼陽平公融諫

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

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眾而為一城者所謂以隨侯之珠彈

千仞之雀也

呂氏春秋曰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亦笑之所用重所要輕也搜神記曰隨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

之其後蛇含珠以報之徑盈寸純白而夜光可燭堂故歷世稱隨珠焉

梁熙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

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

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轅轅遠

幸沮澤乎

下淫之地曰沮

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二帝

自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堅乃止詔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

師眾八千救襄陽波畏秦不敢進朱序屢出戰連破秦兵引
退稍遠序不設備二月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于秦請
爲內應長樂公丕命諸軍進攻之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秦
王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尙書以李伯護爲不忠斬之秦將軍慕
容越拔順陽執太守譙國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堅以中興
將軍梁成爲荊州刺史配兵一萬鎮襄陽選其才望禮而用之亮
是秦太史奏有星見于外國之分當有聖人輔中國得之者昌堅
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釋道安方欲致之以輔朕竝遣
使求之至是破襄陽乃獲道安又問習鑿齒以脚疾廢居里巷乃
與道安俱輿而致焉與語大悅乃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
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蓋譏鑿齒之跋也鑿齒先爲

桓溫別駕使于京師時簡文帝輔政見而重之及還溫問相王如
何答曰生平所未見遂大忤溫旨出爲榮陽太守鑿齒知溫覬覦
非望乃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煥光武終于晉愍帝于三國時
以蜀爲正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彊也溫益惡之遂以足疾廢棄焉
道安者常山人也師事佛圖澄及石氏之亂與弟子惠遠等四百
餘人渡河南遊襄陽鳩摩羅什在西域聞安風範謂是東方聖人
初安生而左臂有一皮團腕可得上下而不可出手人謂之印手
菩薩鳩摩羅什天竺人也時晉書載其母世爲國相父炎聰慧
有美飾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繼茲王聞其名迎爲國師王妹才
悟明敏諸國交聘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因通以妻焉什在胎
時其母慧解倍常年七歲與母俱出家日誦三萬二千言義亦自

通及長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拘小檢修行者頗其疑之然休自得于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爲化諸學者皆其師焉龜茲王令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每至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令什踐而登焉 桓沖以襄陽陷沒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詔免劉波官俄復以爲冠軍將軍

秦以前將軍張蚝爲并州刺史 兗州刺史謝元率眾萬餘救彭

城軍于泗口欲遣開使報戴遂而不可得

逢音避

部曲將田泓請沒

水潛行趣彭城元遣之泓爲秦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

僞許之旣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秦

人殺之彭超置輜重於畱城

謂縣城也自漢以來屬彭城郡

謝元揚聲遣後軍將

軍東渡何謙向畱城超聞之釋彭城固引兵還係輜重戴遂帥彭

城之眾隨謙奔元超遂據彭城

考異曰謝元傳云何謙進解彭城

紀及諸傳皆不言此年彭城陷沒而十六國春秋云紹據彭城

又云超分兵下邳留徐襄守彭城至七月以毛當為徐州刺史鎮

彭城王顯為揚州成留兗州治中徐襄守之南攻盱眙俱難克淮

下邳是二城俱陷也

陰留邵保成之三月壬戌詔以疆場多虞年穀不登其供御所

須事從儉約九親供給眾官廩依權可減半凡諸役費自非軍國

事要皆宜停省

天疫

癸未使右將軍毛穆之帥眾三萬擊巴

中以救魏興

巴中即

前鋒督護趙福等至巴西為秦將張紹等所

敗亡七千餘人穆之退屯巴東蜀人李烏聚眾二萬圍成都以應

穆之秦王堅使破虜將軍呂光擊滅之夏四月戊申韋鍾拔魏興

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

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沖閉口而

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周處字孟成丁穆字彥道吉挹字祖冲挹參軍史穎得歸得

挹臨終手疏詔贈益州刺史 秦毛當王顯帥眾二萬自襄陽東

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拔盱眙執高密內史毛操之

高密僞國也秦兵六萬陷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晉僞置幽冀青州并四州于江北三阿今冀

應軍即其地夫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

師屯涂中涂音除石安之弟也右衛將軍毛安之等帥眾四萬屯堂

邑秦毛當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安之等驚潰兗州刺史謝元自

廣陵帥眾三萬救三阿次于白馬塘俱難遣其將都顏帥騎逆戰

元與戰於塘西斬之秦軍大敗丙子元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

等又大敗退保盱眙六月戊子元進次石梁帥眾五萬攻盱眙難

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荷謙解田洛圍進次白馬又與難等合戰

邵係戰死雖超退屯淮北元帥何謙戴遂田洛其追之戰於君川
羅超復大敗元參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
令李郁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又破其運艦羅超北走僅以
身免謝元還廣陵詔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秦王堅聞之
大怒秋七月櫓車徵超下廷尉超自殺雖削爵爲民以毛常爲徐
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爲兗州刺史鎮湖陸前漢書湖陸故湖陸章
帝更名前漢志曰王莽
改曰湖陸今成湖陸縣漢屬山陽郡晉分屬高平國魏
收地形志高平縣有湖陸城當在唐兗州任城縣界王顯爲揚
州刺史戍下邵謝安爲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安每鎮之以
和靜其爲政務舉大綱不爲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
過之 八月丁亥以左將軍王蘊爲尚書僕射頃之遷丹陽尹蘊
自以國姻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爲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

會稽內史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嘗云酒政使人人自遠 干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是歲秦大饑

廣太元五年秦苻堅建元十四年春正月秦王堅復以北海公重為鎮北大

將軍鎮薊二月作教武堂於渭城漢高帝元年改咸陽曰新城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後漢晉

省石勒置石安縣苻秦復曰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祕書監朱

彤諫曰陛下東征西伐所向無敵四海之地什得其八雖江南未

服蓋不足言是宜稍偃武事增修文德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鬪

之術殆非所以馴致升平也且諸將皆百戰之餘何患不習於兵

而更使受教於書生非所以彌其志氣也此無益於實而有損於

名惟陛下圖之堅乃止 秦鎮北將軍幽州刺史行唐公洛行唐

時趙邑秦以為縣魏晉因之更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犁耳犁耳之鐵厚而堅自以

有滅代之功求開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怨憤三月秦王堅以洛
爲使持節都督益州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使自伊
闕趨襄陽泝漢而上洛謂官屬曰孤帝室至親不得入爲將相而
常擯棄邊鄙今又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陰計欲使梁
成沈孤於漢水耳爲立束手就縛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於
諸君意何如幽州治中平規曰逆取順守湯武是也因禍爲福桓
文是也主上雖不爲昏暴然窮兵黷武民思有所息肩者十室而
九若明公神旗一建必率土雲從今跨據全燕地盡東海北總烏
桓鮮卑東引句麗白濟控弦之士不減五十餘萬柰何束手就徵
蹈不測之禍乎洛壤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
將軍大都督秦王以平規爲幽州刺史元菟太守吉貞爲左長史

遼東太守趙讚爲左司馬昌黎太守王緄爲右司馬遼西太守王琳北平太守皇甫傑牧官都尉魏敷等爲從事中郎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桓高句麗百濟新羅休忍諸國遣兵三萬助北海公重戍薊諸國皆曰吾爲天子守藩不能從行唐公爲道洛懼欲止猶豫未決王緄王琳皇甫傑魏敷知其無成欲告之洛皆殺之吉貞趙讚曰今諸國不從事乖本圖明公若懼益州之行者當遣使奉表乞留主上亦不慮不從平規曰今事形已露何可中止宜聲言受詔盡幽州之兵南出常山陽平公必剋迎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眾以圖西土天下可指麾而定也洛從之夏四月洛帥眾七萬發和龍秦主堅召羣臣謀之步兵校尉呂光曰行唐公以至親爲逆此天下所共疾願假臣步騎五萬取之如拾遺耳堅

曰重洛兄弟據東北一隅兵賦全資未可輕也光曰彼眾迫於凶
威一時蟻聚耳若以大軍臨之勢必瓦解不足憂也堅乃遣使讓
洛使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
州褊狹不足以容萬乘須王泰中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潼關
者當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怒遣左將軍武都護衛及呂光帥步
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將冀州兵三萬爲前鋒都姓貴名
以陽平公融爲征討大都督北海公重熙薊城之眾與洛會屯中
山有眾十萬五月寶衝等與洛戰於中山洛兵大敗生擒洛送長
安北海公重走還薊呂光追斬之屯騎校尉石越自東萊帥騎一
萬浮海襲和龍斬平規幽州悉平堅赦洛不誅徙涼州之西海郡

漢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雅請置西海郡於居延

臣光曰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爲治況他人乎秦王堅每得反者輒宥之使其臣狃於爲逆行險徼幸雖力屈被擒猶不憂死亂何自而息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詩云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今堅違之能無亡乎

朝廷以秦兵之退爲謝安桓沖之功拜安衛將軍與沖皆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甲寅震舍章殿四柱并殺內侍一人 甲子大赦丁卯以會稽王道子爲司徒固讓不拜 秦王堅召陽平公融爲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以征南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丕爲都督關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堅以諸氏種類繁滋秋七月分三原九嶼武都汧

雍氏十五萬戶

九峻山在漢武胡雲陽縣界唐有醴泉縣

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方鎮

如古諸侯長樂公丕領氏三千戶以仇池氏酋射聲校尉楊膺爲

征東左司馬九峻氏酋長水校尉齊午爲右司馬各領一千五百

戶爲長樂世卿長樂郎中令略陽垣儆爲錄事參軍

垣氏姓也後臨宋武南陽

達爲累世將家侍講扶風韋幹爲參軍事申紹爲別駕膺不之妻兄也午

膺之妻父也八月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爲平州刺史鎮龍城中

書令梁譙爲幽州刺史鎮薊城撫軍將軍毛興爲都督河秦二州

諸軍事河州刺史鎮枹罕長水校尉王騰爲并州刺史鎮晉陽河

并二州各配氏戶三千興騰並苻氏婚姻氏之崇望也平原公暉

爲都督豫洛荆南兗東豫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豫州牧鎮

洛陽移洛州刺史治豐陽

豐陽漢上洛縣地也宋白曰豐陽漢商縣地晉泰始三年分置豐陽縣在豐陽

川鉅鹿公叡爲雍州刺史鍾繇坂各配氏戶三千二百堅送至
灊上諸氏別其父兄皆慟哭良感路人趙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
項安世家說伏羲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廣三百六十六日也廣
六寸象六合也文上曰池下曰宮池水平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
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弦宮也大弦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臣也清
廉而不亂文王加二弦合君臣恩也甘佑曰世本云琴神農所造
琴操云伏羲作琴所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白虎通曰琴禁也禁
止于邪以正人心也廣雅曰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也
楊雄琴清英曰舜彈五弦而天阿得脂阿得脂伯勞父是仇綏
下化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阿得脂阿得脂伯勞父是仇綏
爾雅曰伯勞一曰博勞一名伯趙仇綏不知爲何物補註阿得
脂亦鳥名其鳥多脂然脂則不能飛飛則不能食求脂去其
脂則能飛每自鳴曰壓得脂壓得脂人因而名之其脂可食味甚
美壓之亦不死肥甚則又就人求壓人亦不殺以其肉不可食耳
壓阿想通用○越音轄越音夏敬正傳父通鑑原文作舅父然考
之晉書載記及十六國春秋皆是舊父故改之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謂鮮卑一旦
綏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及至末年愈寵越鮮卑情於政治整又

援琴而歌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河本自清是誰攪令濁
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國有一棗布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
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然終不從其意 九月癸未
皇后王氏崩 冬十月九真太守李遜據交州反 秦王堅以左
禁將軍楊壁爲秦州刺史尙書趙遷爲洛州刺史南巴校尉姜宇
爲涪州刺史 十一月乙酉葬定皇后於隆平陵 十二月秦以
左將軍都貴爲荊州刺史鎮襄陽置東豫州以毛當爲刺史鎮許
昌 是歲秦王堅遣高密丙史毛瑛之等二百餘人來歸 毛瑛之
被擒見

上四
年

辛巳太元六年

秦苻堅建元十七年

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

精舍
蓋以

專精講習所業爲義今儒
釋肄業之地通曰精舍

引諸沙門居之尙書左丞王雅表諫不

從雅肅之曾孫也 丁酉以尙書謝石爲僕射 二月東夷西域

六十二國入貢於秦是時四夷賓服湊集關中四方種人皆奇貌

異色晉人爲之題目謂胡人爲側鼻東夷爲廣面闊額北夷爲匡

脚南蠻爲鴈蹄秦王堅遂恃其富強欲示遠人以侈懸珠簾于太

極殿前以朝羣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

飾之又使熊羆造金銀細鎧金爲縋以縲之

縲音延
縲縲也

尙書金部郎

中裴元略引茅茨瓊室之事以爲諫堅乃悉命去之以元略爲諫

議大夫 夏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歷二年乃

止 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甲午交趾太守杜瑗斬李

遜交州平 案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秦王堅減膳徹懸以迎和

氣至于是月乃雨先是有僧涉公者自建元十一年至長安靜虛

服氣不食五穀日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有秘呪能下
神龍天旱堅輒命呪龍請雨龍便下鉢中其雨沛然堅及羣臣親
就鉢中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爲國神自是無復旱災至十六年十
二月忽無疾而死既殯五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其尸
惟衾履在焉至是堅謂秘書監朱彤曰涉公若在豈使朕焦心于
雲漢哉 冬十月故武陵王暉卒于新安追封新甯郡王命其子
遵爲嗣 十一月己亥以前會稽內史郗愔爲司空愔固辭不起
會稽人檀元之反自號安東將軍鎮軍將軍謝謨之討平之

秦荊州刺史郗愔遣其司馬閭振中兵參軍吳仲帥眾二萬寇竟
陵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虔衛軍參軍桓石民等帥水陸二萬拒
之石民石虔之弟也十二月甲辰石虔襲擊振仲大破之振仲退

係管城石虔進攻之癸亥拔管城

據載記石虔襲破張仲于激水振仲退保管城又據水經汴水

逸都縣故城南又東激水注之激水西南注于河寔曰激口汴水

又中逕石城西城因山爲岡晉覽陵郡所治也以此考之管城當

在激水北獲振仲斬首七千級俘虜萬人詔封桓冲子謙爲宜陽侯以

桓石虔領河東太守

沈約曰成帝咸康三年征西將軍夷亮以司州僑戶立南河東郡屬荊州五代志南郡松

滋縣江左

是歲江東大饑

壬太元七年

秦苻堅建元十八年

秦大司馬東海公陽員外散騎侍郎王皮

尙書郎周虓謀反事覺收下廷尉陽法之子皮猛之子也秦王堅

問其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

法死見一百卷

臣爲父復讎

耳堅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卿豈不知之王皮曰臣父丞相有

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賤故欲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卿以

十具牛爲治田之資未嘗爲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周虓

曰霄漸離深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況虢世荷晉
恩豈敢忘之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皆赦不誅徙陽於涼
州之高昌郡皮虢于朔方之北城卒于朔方斂已經旬堅復剖棺
臨視虢尸條忽迴眸鬢髮張裂睛瞳明亮顧迴盼堅堅視而喜乃
厚加贈賻其子迎致其喪南歸冠軍將軍謝元臨哭之因上疏曰
故西夷校尉梓潼太守周虢執心忠烈膺節寇庭遂膺禍荒裔痛
實泉壤臣每悲其志以爲蘇武之賢不是過也伏願聖朝追其至
心表其殊節使負霜之志不墜于地則榮慰存亡惠被幽顯矣乃
詔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陽勇力兼人尋復徙鄯善及建元之末
秦國大亂陽劫鄯善之相欲求東歸鄯善王殺之 秦王堅徙鄴
銅駝銅馬飛廉翁仲於長安 夏四月秦王堅以扶風太守王永

爲幽州刺史永皮之兄也皮凶險無行而永清修好學故堅用之以陽平公融爲司徒融固辭不受堅方謀伐晉乃以融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五月幽州蝗生廣袤千里秦王堅使散騎常侍彭城劉蘭發幽冀青并民撲除之 秋八月癸卯大赦 秦

王堅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使密具舟師

欲

王濟之故習順流東下而伐晉也

九月車師前部王彌寘都善王休密歇入朝

于秦請爲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驍騎將軍呂光爲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與淩江將軍姜飛輕車將軍彭晃將軍杜進康盛等總兵十萬鐵騎五千以伐西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今勞師萬里之外以距漢氏之過舉臣

竊惜之不聽 桓沖使揚威將軍朱綽擊秦荊州刺史都貴于襄陽焚踐河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 冬十月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恭行天討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迴輿東巡告成岱宗禮佑宗東岳也特謂太山爲岱宗者以其處東北居寅丑之關萬物終始之地陰陽交代之所爲眾山之宗故曰岱宗 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是吾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爲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爲之旋師史記武王卽位九年東觀兵至于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也乃遣師居二年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微子奔周武王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遂滅之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

孝武太元七年

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

曰今歲鎮守斗牛福德在吳

歲木星鎮斗星斗牛女吳越揚州分

伐之必有天殃且

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

卜

荀子曰武王之誅紂也東面而迎太歲楊倞注曰迎謂逆太歲也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可北征武王不從

史記齊世家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惟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遂行

天道幽遠未易可

知夫差孫皓皆依據江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眾投鞭於江足斷

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取之

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按兵積穀以待其釁

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傍無時可成

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

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眾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

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吾彊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爲令主亦非閭閻劣乘累捷之勢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聞此殘寇使長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勢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者眾堅曰以吾擊晉校其彊弱之勢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

昔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此羣下所以疑也
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
豈皆暴虐乎冠軍將軍京兆尹慕容垂言於堅曰弱併於彊小併
於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
萬韓白滿朝而菽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
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眾晉武
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眾之言豈有混壹之功堅
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匹堅銳意欲取江
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
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微弱僅存
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

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耶終爲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
此不達變通耳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道安乘閒進言十一
月堅與道安同輦遊於東苑堅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
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比隆
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路遐方乎且東南卑溼沴氣易構五行之
氣相克堯舜遊而不歸大禹往而不復何足以上勞大駕也堅曰

勝則爲
沴氣

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朕豈敢憚勞使彼一方獨不被澤

乎必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無征伐也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宜
駐蹕洛陽遣使者奉尺書於前諸將總六師於後彼必稽首入臣
必不親涉江淮也堅不聽堅所幸張夫人諫曰妾聞天地之生萬
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

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因民而況人乎妾又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鷄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吠者宮室將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鷄夜鳴羣犬哀嗥廐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常預也堅幼子中山公說最有寵亦諫曰臣聞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之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秦劉蘭討蝗經秋冬不能滅十二月有司

秦徵蘭下廷尉秦王堅曰災降自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
政蘭何罪乎是歲秦大熟上田畝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
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畝收百石下者五十石 是歲秦關中
土燃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二十五

起太元八年
盡太元九年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癸〕太元八年

秦苻堅建元十九年

春正月秦呂光發長安以鄯善王休密歇

車師前部王彌廩為鄉導三月丁巳大赦始興南康廬陵大

水平地五丈雪星掃東井秦洛陽地陷夏五月桓沖帥眾十

萬伐秦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等攻沔北諸城輔國將軍楊亮攻

蜀拔五城進攻涪城鷹揚將軍郭銓攻武當龍驤將軍胡彬攻下

蔡廣陵相劉牢之領卒二千爲彬後繼六月冲別將攻萬歲築陽

拔之

萬歲城名蓋近筑陽縣漢屬南陽郡晉屬唐陽郡春秋穀伯之國也唐爲襄州穀城縣

秦王堅遣征

南將軍鉅鹿公歡冠軍將軍慕容垂等帥步騎五萬救襄陽齊州

刺史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歡軍於新

野垂軍於鄧城

鄧城縣屬襄陽

桓冲退屯河南秋七月郭銓及冠軍將軍

桓石虔敗張崇於武當掠二千戶以歸鉅鹿公歡遣慕容垂爲前

鋒進臨沔水垂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於樹枝光照數十里冲懼

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引兵還冲表其兄子石民領襄城太

守戍夏口冲以尋陽北接蠻蠻西連荆郢亦一任之要乃求白領

江州刺史詔許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

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財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

爲尙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尙書桓沖爲侍中勢還不濟可先爲
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
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勦之陽平公融言
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
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
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旣不成仍有後患
悔無及也堅不聽 順陽太守丁穆在秦志存報國至是因秦傾
國入寇潛與關中士人倡義謀襲長安事洩被殺 八月戊午秦
王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三十萬爲前鋒以兗州
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
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

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潁水入淮之口也地理志潁水出潁城縣屬乾山東至下蔡入淮詔以尙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元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眾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元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元圍棊賭墅安基常劣於

元是日元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顓謂其甥羊曇曰以堅乞汝
安遂遊陟至夜乃還初桓冲移鎮上明自以德望不及謝安故委
之內相而以四方鎮捍爲己任至是聞秦傾國入寇深以根本爲
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以三千人不足爲損益而欲外示
閑暇乃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冲
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
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眾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社
矣以琅邪王道子錄尙書六條事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
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寢爲
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郢城杜預曰江夏黃杜縣東南有郢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
硤石水經注淮水東過壽縣北有合淝水又北逕山峽中謂之硤石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要杜佑曰硤石今汝陰郡下

蔡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眾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

兵水經注洛澗上承死馬塘水北歷秦隴下注淮謂之洛口謝石謝元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

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

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平陽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

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

壽陽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陽者按舌乃遣尙書朱序來說謝石

等以爲強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眾盡至

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

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致力勸石從

序言十一月謝元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

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

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奔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
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

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步陣

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

八公山在今壽春縣北四里世傳漢淮南王安好神仙忽有八公皆竊眉皓素詣門求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

無駐養之術未敢以聞八公皆變咸謂遂立廟於山上或言今廐食於此山者乃左吳朱騎伍被雷波等八人皆淮南王客世以八公為仙遊世爾經初台繕于道于間堅入軍以威氣鼓攻求助於鐘山神奉以相與之說及堅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慨然所見草木作人狀皆有勁焉

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元遣使謂陽平公融

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

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僕與公緩轡而觀之不亦善乎秦

諸將皆曰我眾彼寡不如退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

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
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元謝玖桓伊等引兵八千渡水擊
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元等乘
勝追擊至於青岡青岡去今壽春縣三十里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
塞川淝水爲之不流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
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
後呼曰秦兵敗矣眾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
王堅所乘雲母車晉制雲母車以雲母飾轎車臣下不得乘以賜王公耳趙彥逢續古今注石虎皇后乘轎以純雲母代紗四輿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萬餘復
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
進齏殮豚脾者堅食之天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賜帛十匹

綿十斤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今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爲惠妄受不爲忠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天慙顧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王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舊威將軍慕容德曰秦疆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

而不取釋數萬之眾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王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賈無以自明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尙復何待若殺秦王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暉屯邯鄲成等守漳口隨郡太守夏辰澄之攻成斬之暉棄其眾遁去至滎陽慕容德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

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

永嘉之亂伶官樂器皆沒於石江左初立宗廟以無禮樂及伶人省太樂并鼓吹

令畢後雖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太常未明帝又訪阮孚等
增舊之咸和中成帝乃復置太樂官鳩集造工而尚未有金石也
及慕容皝不再閱兵戈之弊而下樂人頗亦有來自南齊者
採拾樂人以備七樂并購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鄒募容氏
所得樂器又入關右今狀符堅獲其樂
工杜鄴等閒習舊樂於是金石始備焉

付朱序爲琅邪內史

秦王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數十餘萬百

官儀物軍容粗備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

以感動天地農聞秘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

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

澠池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

鎮慰安集之宜龍鄴舊都陵墓所在乞過展拜以申罔極堅許之

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

根本傾枝葉垂夷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附人飽則高殿每聞風飆之起常有陵霄之志正宜謹其修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遣將軍李續閔亮尹固帥眾三千送垂又道驍騎將軍百戰帥精卒三千成鄴驍騎將軍張蚝帥羽林五千成并州鎮軍將軍毛當帥眾四千成洛陽權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舍中垂將至河橋夢行路路窮願見孔子墓傍又有八墓覺而惡之召占夢者占之曰行路窮道盡不可行也孔子名邱八以配邱此兵字也路其有伏兵乎垂以爲然自涼馬臺結草復

以渡

水經注東郡白馬縣有涼城河水逕其北有神馬亭西去白馬津可二十許里實中曆時南北二百步東西五十許步今

按神馬亭既在東郡白馬正對黎陽岸垂安得越黎洛而至此漢河平此涼馬臺蓋在富平津橋之西涼馬臺山昔人於河洛將馬浴竟驅馬就使典軍程同衣己衣乘己馬與僮僕趣河橋伏兵發高橋涼因

同馳馬獲免十二月秦王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而後入諡曰哀公

咎罪於太廟大赦復死事者家融字博休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

姿度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元論道雖道安無以過也時人

擬之王粲未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諫者尤善斷獄奸無所容京兆

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是夕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訟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

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覆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淫右

黑而燥睨而心悸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投豐枕豐憶筮者之言皆不從之

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離爲馬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南坎至離三爻同變變而爲離離爲中坎爲中

男兩日二夫之象。次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謂之囚美里。有埋而生無埋而死。馬左澤水也。至水右馬馬字也。兩日昌字也。其焉昌殺之乎。於是從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日本與其妻謀殺豐期以新沐而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雖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爲逐之。既擒劫者劫者反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訟之於官。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令二人竝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雖正色謂先出者曰。汝眞是盜。何以誣人。其奸猶伏如此。庚午大赦。以謝石爲尚書令。進謝元號。前將軍固讓不受。謝安增王國寶坦之子也。少無士操。不修廉隅。

安惡其爲人。每抑而不用。以爲尚書郎。國寶自以望族。故事唯作吏部不爲餘曹。及江左無直事有民屯田中。部別兵都兵騎兵左

右十運曹十曹郎。東陝以後又無虞曹二千石二郎。但有中。科部吏部。饒曹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郎官左民。起部。水部。主客。起部。水部。除十五曹。而吏部最爲清選。同辭不拜。由是怨安。國

寶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帝與道子皆嗜酒狎昵。郭詡國寶乃請

安於道子使離間之於帝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

安帝由是稍疎忌之

初開酒禁

漢建安中曹公廢酒禁

增民稅米口五石

咸和五年咸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賦稅米三升哀帝即位賦田租畝收二升太元二年帝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惟還在役之身至

秦呂光進及流沙流沙互三百餘里

其地苦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元感飛泉湧出吾

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必憂也俄而大雨平地

水深三尺遂越流沙而西

自玉門出渡流沙西行至鄯善北行至車師又且末國在鄯善西其國之西北

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預知之卽瞋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卽將無難蔽其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人不防者必致危絕桑欽曰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西北杜佑曰流沙在沙州敦煌郡西八十里鄯道元曰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亦言出鍾山西行極峻峻之山在西海郡北流沙又逕浮溜縣擊市之國又逕於鳥山之東朝雲國西歷昆山西南出於過瀛之山大焉耆等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荒山經曰西南海之外流沙出焉

焉耆等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

純拒之嬰城固守光進軍攻之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斲隄動搖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塞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二十餘步鱗甲隱隱於地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風滅其迹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秦王堅之入寇也以乞伏國仁爲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頽反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頽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懷挾大言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黷武跨僭八州疆宇旣脩宣綏之以德而乃虛廣威聲勤心遠略騷動蒼生疲敝中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吾當與諸君共建一方之業及堅敗國仁遂追脅諸部有不從

者擊而併之眾至十餘萬

慕容垂至安陽

安陽在鄴城西南

遣參軍田

山修牋於長樂公丕不聞垂北來疑其欲爲亂然猶身自迎之趙

秋勸垂於座取丕因據鄴起兵垂不從丕謀襲擊垂侍郎天水姜

讓諫曰

晉簡王囑置侍師二人

垂反形未著而明公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

如待以上賓之禮殺兵衛之密表情狀聽敕而後圖之丕從之館

垂於鄴西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起兵叛秦謀

攻潁州牧平原公暉於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

於丕曰王師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者眾故丁零一

倡旬日之中眾已數千此其驗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盛業

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爲虎傅翼也不曰垂在鄴如藉虎腹蛟常

恐爲肘腋之變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且翟斌凶悖必不可爲垂

下使兩虎相斃吾從而制之此卞莊子之術也乃以嬴兵二千及
鎧仗之弊者給垂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帥民騎一千爲垂之副
密戒飛龍曰垂爲三軍之帥卿爲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請入鄴
城拜廟不弗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
善於丕曰垂敢輕侮方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
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尙不忠於燕安能
盡忠於我乎今不取必爲後患丕不從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爲
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爲人擒耳垂留慕容農慕容楷慕容紹於鄴
行至安陽之湯池閔亮李瓚自鄴來以丕與苻飛龍所謀告垂垂
因激怒其眾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
乎乃託言兵少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眾八千平原公暉遣使讓

垂趣使進兵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

河內距新安路止紫雲
隔大河耳故云然

紫雲

止夜行襲其不意飛龍以為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寶將兵居前少

子隆勒兵從己令氏兵五人為伍陰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氏

兵及飛龍盡殺之參佐家在西者皆遣還并以書遺秦王堅言所

以殺飛龍之故初垂從堅入鄴以其子麟慶膏告變於燕

中見太
和四年

立殺其母然猶不忍殺麟置之外舍希得侍見及殺持飛龍麟屢

進策盡啟發垂意垂更奇之寵待與諸子均矣

為後麟
燕張才

慕容鳳

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遼亞段延等聞翟斌起兵各帥部曲歸

之平原公暉使武平武侯毛當討斌慕容鳳謂斌曰鳳今將雪先

王之恥請為將軍斬此氏奴乃擐甲直進丁零之眾隨之大敗秦

兵斬毛當遂進攻陵雲盡克之收萬餘人甲仗

步雲臺魏文帝
所築在洛城西

秦昭 癸未慕容垂濟河焚橋有眾三萬關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

兵於河內之沙城古河內以別垂遣田山如鄴密告慕容農等使

起兵相應時日已暮與慕容楷留宿鄴中慕容紹先出至蒲池

蒲池在鄴城外舊傳與羣臣宴處盜不驛馬數百正以待農楷甲申晦農楷將數

十騎微服出鄴遂同奔列人列人縣漢屬鉅鹿郡魏晉屬廣平郡其地在鄴城東北魏收地形志魏郡

臨漳縣有列人城又別有列人縣亦屬魏郡

甲太元九年秦苻堅建元二十年燕慕容垂元年後秦姚萇自雀元年春正月乙酉朔秦長樂

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三日乃

知其已起兵矣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為

盟主斌從之垂欲與據洛陽且未知斌之誠偽乃拒之曰吾來救

豫州秦平昌公卿以豫州校鎮洛陽不來赴君君既建大事成享其福敗受其禍

晉無預焉丙戌垂至洛陽平原公暉聞其殺苻飛龍閉門拒之翟
斌復遣長史郭通往說垂垂猶未許通曰將軍所以拒通者豈非
以翟斌兄弟山野異類無奇才遠略必無所成故邪獨不念將軍
今日遇之可以濟大業乎垂乃許之於是斌帥其眾來與垂會勸
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吾主也秦後慕容暉封新興侯若以諸君之力得平
關東當以大義諭秦秦迎返正無上自尊非孤心也垂以洛陽四
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而東故扶餘王餘蔚爲滎陽太守
及昌黎鮮卑衛駒各帥其眾降垂垂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
乃依晉中宗故事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謂之統府羣
下稱臣文表奏疏封拜官爵皆如王者以榮德爲車騎大將軍封
范陽王兄子楷爲征西大將軍封太原王翟斌爲建議大將軍封

河南王餘蔚為征東將軍統府左司馬封扶餘王衛駒為鷹揚將軍慕容廆為建策將軍帥眾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

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於烏桓魯利家利為之置饌農笑而不食

利謂其妻曰惡奴惡奴蓋言其妻之語即貴人也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

耶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非為飲食來也君亟出遠

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

我乎利曰死生唯耶是從農乃詣烏桓張驥說之曰家主已舉大

事翟斌等賊相推奉遠近響應故來相告耳驥再拜曰得舊主而

奉之敢不盡死於是農驅列人居民為士卒斬桑榆為兵裂襜褕

為旗諸爾雅曰衣蔽前也郭璞曰衣蔽膝也使趙秋說屠各畢聰聰與屠各卜勝張

延李白郭超及東夷餘和數勃勃和數勃蓋二人易陽烏桓劉大漢易陽漢陽也

國魏晉屬焉平郡對峙曰唐洛州臨各帥部眾數千赴之農假張

張神國將軍劉大安遠將軍督利建威將軍農自將攻破館陶附

收其軍資器械遣蘭汗段讚追秋慕輿帟略取康

塞牧馬數千匹魏收地形志廣平郡汗燕王垂之從舅讚聽之子

也於是步騎雲集眾至數萬驤等其推農為使持節都督河北諸

軍事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燕王垂未

至不敢封賞將士稍秋曰軍無資士不往今之來者皆欲建一時

之功規萬世之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

相繼垂聞而普之農西招庫儔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

北召光烈將軍平叙及叡兄汝陽太守幼於燕國偉等皆應之東

又遣蘭汗攻頓邱克之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

齊台置監軍卷一百五晉紀二十五十二

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將步騎萬騎討之農曰越有勇智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眾請治列人城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今起義兵惟蔽是求當以山河爲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辛卯越至列人西農使趙秋及參軍蔡母騰躍越前鋒破之參軍太原趙謙言於農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宜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費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軍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眾不乘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譟出陳于城西身門劉木請先攻越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得獨譟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柵

而入秦兵披靡農督大眾隨之大敗秦兵斬越送首於垂越與毛
當皆秦之驍將也故秦王堅使助二子鎮守旣而相繼敗沒人情
騷動所在盜賊羣起庚戌燕王垂至鄴改秦建元二十年爲燕元
年服色朝儀皆如舊章以前岷山公庫儼官偉爲左長史前尙書
段崇爲右長史滎陽鄭豁等爲從事中郎慕容農引兵會垂於鄴
垂囚其所稱之官而授之立世子寶爲太子封從弟拔等十七人
及錫宇文弼舅子蘭禧皆爲王其餘宗族及功臣封公者三十七
人侯伯子男者八十九人可足渾譚集兵得二萬餘人攻野王拔
之引兵會攻鄴平幼及其弟叡規亦帥眾數萬會垂于鄴長樂公
丕使姜讓謂讓燕王垂且說之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鑾輿勤
王誠義邁踪前烈宜述修前規終忠貞之節奈何棄崇山之功爲

此過舉然過而能改今猶未晚也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眾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爲鄰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天義滅親況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復孤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踰勳舊自古君臣際會有如是之厚者乎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主上元子受分陝之任甯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

左傳晉率陰戎伐潁景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棄

冠毀冕哉本塞源專而謀主雖戎狄其何有尔一人

自可極其兵勢矣史云云但惜將軍以

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爲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之

垂曰彼各爲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遺不書及上秦王堅表陳述
利害請送不歸長安堅怒復書切責之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
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
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元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
朕躬社稷之不隕者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
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宏濟艱難敬酬勳烈何圖伯夷忍毀冰操
柳惠倏爲淫夫覽表惋然有愍朝士卿既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歸
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勳輔歃血斷金
披心輸赤謂卿食檣懷音保之偕老豈意蓄水覆舟養虎返害悔
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誇眾比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
倫哉

垂表以孟津之
會自疑故云然

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鯨豈罟所制翹

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而爲賊生爲叛臣死爲逆鬼侏張幽
顯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廢興豈復由卿但長
樂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于兩都慮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此
焉而已 鷹揚將軍劉牢之攻秦譙城拔之桓沖遣上庸太守郭
寶攻秦魏興上庸新城三郡拔之將軍楊佺期進據成固擊秦梁
州刺史潘猛走之佺期亮之子也 王子燕王垂攻鄴拔其外郭
長樂公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送任請降於燕癸丑垂以
陳留王紹行冀州刺史屯廣阿 廣阿縣前漢屬鉅鹿郡後漢併入鉅鹿縣有廣阿澤在鉅鹿縣界即
大澤也 豐城宣穆公桓沖聞謝元等有功自以失言惡恨成疾二
月辛巳卒沖字幼子溫諸弟中沖最淹識有武幹溫甚器之沖謙
虛下士而性儉素不愛著新衣嘗於浴後其妻送以新衣沖大怒

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緣何得故冲笑而服之
初郁鑒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清親戚唯冲不然但與謝安書
云妙靈靈寶尙小亡兄寄託不終以此爲恨言不及私論者益嘉
之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臨江瞻送號哭盡哀朝議欲以謝元
爲荊江二州刺史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又懼桓氏失職怨望
河東太守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且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
難制乃以石虔爲豫州刺史梁郡太守桓石民爲荊州刺史豫州
刺史桓伊爲江州刺史旣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其任伊
在豫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及爲江州以邊境無虞宜以寬
恤爲務乃上疏江州虛耗加速歲不登今餘戶有五萬六千宜并
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鎮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

孝武太元九年

伊隨安拯撫百姓賴焉伊有武幹標悟簡率爲王濛劉惔所知性謙素雖有大功而終始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清溪側素不與伊相識適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伊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安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王國寶之構安於帝也帝遂疏安久之帝召伊飲譙安亦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卽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于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敕御妓奏笛伊曰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

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曰爲君既不易
爲臣更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
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賢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襟乃越
席而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廷有愧色 燕王垂引丁

零烏桓之眾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

分處老弱於肥鄉

晉志肥鄉縣屬平原郡魏收曰天平初併入魏郡臨城縣隋後分置肥鄉縣唐屬洛州 築

新興城以置輜重

秦征東府官屬疑參軍高秦燕之舊臣有貳

心秦懼與同郡虞曹從事吳韶逃歸勃海韶曰燕軍近在肥鄉宜

從之秦曰吾以避禍耳去一君事一君吾所不爲也申紹聞而歎

曰去就以道可爲君子矣 燕范陽王禧擊秦枋頭取之置戍而

還時東胡王晏據館陶爲鄴中聲援鮮卑烏桓及郡縣民據塢壁

不從燕者尙眾燕王垂遣太原王楷與鎮南將軍陳留王紹討之
楷謂紹曰鮮卑烏桓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業始爾人心未
洽所以小異唯宜綏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吾當止一處爲軍聲
之本汝巡撫民夷示以大義彼必當聽從楷乃屯於辟陽地理風俗記曰
廣川西南六十里有辟陽亭故縣也魏收地形志長樂郡信都縣有辟陽城紹帥騎數百往說王晏爲
陳禍福晏隨紹詣楷降於是鮮卑烏桓及瑯民降者數十萬口楷
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王晏詣鄴垂大悅
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 三月以衛將軍謝安爲太
保 秦北地民史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眾
至數千還屯華陰敗秦將軍强永其眾遂盛自稱都督陝西諸軍
車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

馬冀州牧吳王秦王堅謂楮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冀勸堅宜遣重將討之乃以廣平公熙爲雍州刺史鎮蒲坂徵雍州牧鉅鹿公散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爲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爲司馬以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亦起兵於平陽有眾二萬進攻蒲坂堅使竇衝討之庫儼官偉帥營部數萬至鄴燕王垂封偉爲安定王秦冀州刺史阜城侯定守信都高城男紹在其國高城縣屬渤海郡唐爲滄州鹽山縣補註在其國者謂有高城關中也高邑侯亮重合侯謨守常山固安侯驥守中山燕王垂遣前將軍樂浪王溫督諸軍攻信都不克夏四月丙辰遣撫軍大將軍麟益兵助之定鑒秦王堅之從叔紹謨從弟亮從子也溫燕王垂之弟子也慕容泓聞秦兵且

至懼帥眾將奔關東秦鉅鹿愍公叡驪猛敵欲馳兵邀之姚萇

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為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

執縣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

縣鼠一名甘口鼠食物不痛爾雅曰有螫毒者

彼自知困窮

致死於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

叡弗從戰於華澤

華澤即華之澤也

叡兵敗為泓所殺萇遣龍驤長史趙

都參軍姜協詣秦王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於是天

水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扇羌豪帥其戶口歸萇者五萬餘家

推萇為盟主萇自稱大將軍大軍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白雀

目錄年經國緯自此以後姚萇之後秦

以尹詳龐演為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及尹緯

為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等為從事中郎姜訓等為掾屬王掾等

為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等為將帥尹緯者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

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氣岸魁梧議論爽慨再覽野傳至宰相立勳之際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先是妖星見東井緯知秦將滅心竊自喜踊躍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長歎其友怪而問之韓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己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耳至是遂爲其之佐命 秦寶衝擊燕容沖於河東大破之冲帥鮮卑騎八千奔慕容泓泓眾至十餘萬遣使謂秦主堅曰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兵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泓當帥關中燕人翼衛乘輿還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永爲鄰好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卿父子干紀僭亂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迷歸善者也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朝

端雖曰破滅其實如歸柰何因王師小敗便猖悖如此垂爲長蛇
於樹東泓沖稱兵內侮今泓誓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
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
之曰此自三豎所爲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諭
泓沖及垂暉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
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以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
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泓
於是進向長安改元燕興是時秦庭鬼夜哭三旬而止 燕王垂
以鄴城猶固會僚佐議之右司馬封衡請引漳水灌之從之垂行
園因飲於華林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冠軍
大將軍慕容隆將騎衛之垂僅而得免衡中書監裕之子也輕財

好施年十餘歲見老父荷擔於路引歸問之知其賢謂其父曰宣
子一飯著名春秋斯老父也宜給宅一區奴一口日供贍以終其
年裕高其志而從之及長身長八尺有智略 竟陵太守趙統攻
襄陽秦荊州刺史都貴奔魯陽 五月秦洛州刺史張五虎據魯
陽來降 梁州刺史楊亮帥眾五萬伐蜀遣巴西太守費統將水
陸兵三萬爲前鋒亮屯巴郡秦益州刺史王廣遣巴西太守康回
等拒之 秦苻定以信都苻紹以高城皆降於燕燕慕容麟引兵
西攻常山 後秦王苻進屯北地秦華陰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
之者十餘萬 六月癸丑朔崇德太后褚氏崩 秦王堅自帥步
騎二萬以擊後秦軍于趙氏塢 據晉書載記趙氏塢在北地 使護軍將軍楊璧
等分道攻之後秦兵屢敗斬後秦王苻之弟鎮軍將軍尹買後秦

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同官水以困之

安公谷同官水皆在今耀州界魏收地形

志北地郡有同官縣黃君七年置杜佑曰同官本漢故同縣地晉爲頻陽待秦於殷周北銅官川置銅官設軍後魏太武罷軍置銅官縣後周武帝移於今所隋以後唯作同官後秦人恟懼有渴死者會天大雨後秦營

中水三尺繞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後秦軍復振秦王堅乃食推案而歎曰天亦佑賊乎慕容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如慕容

容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爲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以蓋爲尙書令後秦王苻遣子嵩爲質於沖以請和將軍劉春攻魯

陽秦都貴亦遣長安後秦王苻帥眾七萬擊秦秦王堅遣楊璧

等拒之爲苻所敗獲楊璧及右軍將軍徐成鎮軍將軍毛盛等將吏數十人苻皆禮而遣之燕慕容麟拔常山秦苻亮苻謨皆降

麟進圍中山秋七月克之執苻鑒麟威聲大振開屯中山秦幽

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帥二州之眾以擊燕王垂遣竇萌將軍平規擊永永遣昌黎太守宋敞逆戰於范陽敞兵敗規進據薊南 秦平原公暉帥洛陽陝城之眾七萬歸於長安 秦王堅聞慕容冲去長安浸近乃引兵歸遣撫軍大將軍方成驪山拜平原公暉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拒冲冲與暉戰於鄭西令婦人各將一囊盛塵皆令騎牛服文彩衣執持長槩在陣後戰酣大呼班隊何在於是婦人競進皆毀我揚塵埃霧連天莫測多少暉師大敗堅又遣前將軍姜宇與少子河間公琳帥眾三萬拒冲於灊上琳宇皆敗死冲遂進據阿房城琳有文武才引弓五百斤射洞犁耳至於山水文詠綺藻清麗高步一時字少孤貧爲河北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身長七尺九寸

聰慧美丰儀每夜讀書睡則懸頭於屋梁達旦而止不識奇之將
妻以女其妻不聽不誠乃置酒飲宇令女親而自決女曰觀宇姿
才豈終爲人牧羊者哉遂棄之仕堅歷官京兆尹以尙書領前將
軍二人皆堅所信愛故使拒冲及皆敗死冲勢益盛先是有童謠
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栖竹實不食乃植桐竹
數萬株於阿房以待鳳皇之至至是冲果入據之蓋冲小字鳳皇
也 秦康回兵敗敗退還成都梓潼太守嚴襲以涪城來降此晉西師
之捷 荆州刺史桓石民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此晉自襄
河北向 己酉葬康獻皇后於崇平陵 燕翟斌恃功驕縱邀求
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貳心太子寶請除之燕王垂曰河南
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爲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

我忌憚其功能吾方收撻彙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缺失天下之望也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爲也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騁騎大將軍農皆曰翟斌兄弟恃功而驕必爲國患垂曰驕則速敗焉能爲患彼有大功當聽其自斃耳禮遇彌重斌諷丁寧及其黨請斌爲尙書令垂將許之封衡厲色止之曰馬能千里不免羈絆明畜生不可以失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時際會兄弟封王自驕兜以來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復有斯求魂爽錯亂必死不出年也垂乃辭之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旣未建此官不可遽置耳斌怒密與秦長樂公丕通謀使丁寧決隄潰水燕引漳水以灌鄴故斌欲決隄以潰之事覺垂殺斌及其弟檀敏餘皆赦之斌兄子眞夜將營眾北奔邯鄲引兵還向鄴圍欲與丕内外相應太子賢與冠軍大將軍隆

擊破之真還走邯鄲太原王楷陳留王紹言於垂曰丁零非有大

志但龍過爲亂耳今急之則屯聚爲寇緩之則自散散而擊之無

不克矣垂從之

龜茲王帛純窘急

呂光自去年進軍攻龜茲

乃傾國財寶重

賂獫胡以求救

獫胡蓋又在龜茲之西

獫胡王遣其弟唃龍侯將廋帥騎二

十餘萬

唃龍侯安國侯左右將其後蓋併侯將爲一官

并引溫宿

尉頭等諸國兵合七十餘萬以救龜茲胡便弓馬善矛槊鎧如連

鎖射不可入又以革索爲羈

羈音

策馬擲人多有中者秦軍甚憚

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拒之呂光曰彼眾我寡營又相遠勢

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巡營相接按陣爲句鎖之法精騎爲遊軍

彌縫其闕戰於城西大破之帛純出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

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撫脣西域咸恩甚著遠方諸國

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立帛
純弟震爲龜茲王光乃上疏曰惟龜茲據三十六國之中制彼侯
王之命入其國城天驥龍麟腰褭丹鬐萬計盈廢雖伯樂更生衛
賜復出不能辨也所獲珍寶以萬萬計 八月翟真自邯鄲北走
燕王垂遣太原王偕驃騎大將軍農帥騎追之甲寅及於下邑楷
欲戰農曰士卒飢倦且視賊營不見丁壯殆有他伏楷不從進戰
燕兵大敗真北趨中山屯於承莖 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以飼
馬燕王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無降理不如退屯新城鄴肥鄉
之新興
也開不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且爲討翟真之計丙寅夜
垂解圍趨新城遣慕容農徇清河平原徵督租稅農明立約束均
適有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帛屬路軍資豐給 戊寅南

昌文穆公郗愔字方回性至孝居父母憂殆將滅性功名之際澹然不競累官黃門侍郎時吳郡守缺欲以愔爲之愔自以資望少不友超莅大郡朝議嘉之轉爲臨海太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遊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竝有邁世之風俱栖心絕穀修黃老之術後以疾去職乃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十許年閒人事頓絕及簡文輔政復薦而用之累遷爲五州都督雖居藩鎮非其好也 太保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徐克二州刺史謝元爲前鋒都督帥豫州刺史桓石虔伐秦元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元進據彭城此晉自淮泗北向之師也秦王堅聞呂光平西域以光爲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校尉道絕不通 秦幽州刺史王永求救於振威將軍劉庫仁庫仁遣其

妻兄公孫希帥騎三千救之大破平規於薊南乘勝長驅進據唐

城

中山郡之唐縣城也

九月謝元使彭城内史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

崇辛卯崇棄鄆城奔燕牢之據鄆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 太保

安上疏自求北征加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 募

容冲進逼長安秦王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哉其疆若斯

大呼責冲曰奴何苦來送死冲曰奴厭奴苦欲取汝爲代耳初堅

之滅燕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

三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擅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

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至是堅恩以舊意感冲乃遣使以錦袍稱

詔遺之冲遣詹事稱皇太弟令答之曰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

小惠苟能知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鼓好堅

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敗至於此

按記曰秦人率謂鮮

卑爲

白虜

冬十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乙丑大赦

謝元遣陰陵太

守高素攻秦青州刺史苻朗

陰陵晉書謝元傳作淮陵

軍至琅邪朗來降朗堅

之從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雖爲方伯有若

素士耽翫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元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

不知老之將至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所與晤言不

過一二人而已王忱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法汰問曰見王

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

忱醜而慧國寶美而劣故朗云然其忤物侮人如此謝安嘗設譙

請之朗士忍坐竝攜唾壺朗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坐者

以爲不及尤善識味人有殺雞食之者朗曰此雞栖恆半露檢之

果驗又食鷄肉知黑白之處後爲王國寶譜死臨刑爲詩曰四大

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裏冥心乘和暢未覺

有終始著符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釋真在承營與

公孫希宋微遙相首尾

公孫希劉軍仁所遣宋微王永所遣

長樂公丕遣宦者充從

僕射清河光祚將兵數百赴中山與真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

將數千騎招集冀州故郡縣與祚期會襄國是時燕軍疲弊秦勢

復振冀州郡縣皆觀望成敗趙郡人趙栗等起兵柏鄉以應興

復收

地形志南趙郡柏人縣有柏鄉城九域志曰柏鄉故城春秋時晉鄆邑五代志隋文帝開皇十六年置柏鄉縣屬趙郡

燕

王垂遣冠軍大將軍隆龍驤將軍張崇將兵邀擊興命驃騎大將

軍農自清河引兵會之隆與興戰於襄國大破之興走之廣阿爲

慕容農所執光祚聞之循西山走歸鄴隆遂擊趙栗等皆破之冀

州郡縣復從燕 劉庫仁聞公孫希已被平規欲大舉兵以救長

樂公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屯繁峙燕太子太保慕輿句之子文

零陵公慕輿虔之子當時在庫仁所知三郡兵不樂遠征因作亂

夜攻庫仁殺之竊其駿馬奔燕公孫希之眾聞亂自潰希奔翟真

庫仁弟頭谷代領庫仁部眾 秦長樂公丕遣宦者光祚及參軍

封孚召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於晉陽以自救蚝騰以眾

少不能赴丕進退路窮謀於僚佐司馬楊膺請自歸於晉丕未許

會謝元遣龍驤將軍劉牢之等驍騎驍驍城濟北郡治所沿河要地也○驍音敲又音節

邀邀音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北約曰晉書分陳留爲濟陽國滑臺漢之白馬唐之滑州也宋南渡後

遺范成大北使時河已南徙滑州及白馬縣皆在河北古滑州已

流於河中矣利水在濟州西南城水若湖對滑州城卽黎陽山

將軍顏延劉襲軍於河北河北滑臺之北岸也丕遣將軍桑據屯黎陽以拒

之劉襲夜襲據走之遂克黎陽不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達請
救於元致書稱欲假塗求糧西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鄴與之若
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帥所領係守鄴城達與參軍姜讓密謂楊
膺曰今喪敗如此長安剛絕存亡不可知屈節竭誠以求糧援猶
懼不獲而公豪氣不除方設兩端事必無成宜正書爲表許以王
師之至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膺自以力能制丕乃
改書而遣之謝元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恬之修之
曾孫也
滕修爲吳將孫
臨之亡修歸晉
朝廷以克青司豫既平加元都督徐克青
司冀幽并七州諸軍事後秦王長聞慕容冲攻長安會羣僚議
進止皆曰大王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甚曰不然
燕人因其眾有思歸之心以起兵若得其志必不久爾關中吾當

移屯嶺北

嶺北謂九嶷之北凡新平北地安定之地皆是也

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去然

後拱手取之耳乃畱其長子興守北地使甯北將軍姚穆守同官

川自將其眾攻新平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恥

之

石虎之末清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人所殺悅子液仕堅爲尚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喪凡堅怒之禁錮新平人缺其

城角以

恥之新平民望深以爲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後秦王苻至新

平新平太守南安苻輔欲降之

苻輔氏也秦氏外戚

郡人遼西太守馮傑遣

勾令馮羽

通音

尙書郎趙義汶山太守馮苗諫曰昔田單以一城

存齊今秦之州鎮猶連城過百柰何遽爲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

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憤彼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悉

城固守後秦爲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爲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

秦之眾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苻苻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

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 隴西處士王嘉字子年輕舉止醜形

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始隱

東陽谷鑿崖爲穴而居之諸從學者人各一穴遂至百餘穴不止

乃棄而逃於倒虎山下有候之者至心則見否則隱形不見衣服

在架履杖猶存或取其衣終不能及企而取之衣架愈高而崖亦

不大

水經註倒虎山在新豐縣南

且能知未然人以此是神之秦王堅後秦王甚

及慕容冲皆遣使迎之十一月嘉入長安眾聞之以爲堅有福故

聖人助之三輔堡壁及四山氏羌歸堅者四萬餘人堅置嘉及沙

門道安於外殿動靜咨之 燕慕容農自信都西擊丁零翟遼於

魯口破之遼退屯無極農屯棗城以逼之

棗城縣前漢屬具定後漢屬鉅鹿晉省今所屯

蓋故縣城也唐復置棗城縣屬恒州

遼真之從兄也

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千餘

人慕容紹之兄肅與慕容暉陰謀結鮮卑爲亂十二月暉白堅以
其子新昏請堅幸其家置酒欲伏兵殺之堅已許暉王嘉謂堅曰
椎蘆作邈陳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言暉將殺堅而不果
也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旣而天果大雨堅不能往事覺堅召暉及
肅肅曰事必洩矣入則俱死今城內已嚴不如殺使者馳出旣得
出門大眾便集暉不從遂俱入堅曰吾相待何如而起此意暉飾
辭以對肅曰家國事重何論意氣堅先殺肅乃殺暉及其宗族城
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燕王垂幼子柔養於宦者宋耳家爲
牙子故得不坐與太子寶之子盛乘閒得出奔慕容冲 燕慕容
麟慕容農合兵張翟遼大破之遼單騎奔翟真 燕王垂以泰長
樂公丕猶據鄴不去乃更引兵圍鄴聞其西走之路焦遠見謝元

元欲徵不任子然後出兵遠固陳不款誠并流楊膺之意元乃遣
劉牢之滕恬之等帥眾二萬救鄴不告餒元水陸運米二千斛以
饋之 秦梁州刺史潘猛棄漢中奔長安

梁州之徙自此復歸於晉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五
晉紀二十五

五

明倫彙編

孝武太元九年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五終